

白毛女

滬劇本

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
華東區演出代表團印贈

白 毛 女

滬 劇 本

(未定稿)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賀敬之 丁 毅 原 著 (歌 劇)

上 海 滬 劇 團 編 導 組 集 體 改 編

李智雁 莫 凱 藍 流 執 筆

1 9 5 2

如欲上演本劇，請徵得本單位同意。

劇本未得本單位同意，毋得翻印。

關於滬劇「白毛女」的改編

汪 培

一、滬劇界三年來經常演出着「白毛女」

「白毛女」出現在滬劇舞台上已經有三年多的時間了。

上海解放不久，「白毛女」就很快被改編成爲滬劇，當時有「上藝」、「文濱」兩個劇團同時演出，也是上海戲曲界在舞台上第一次演出反映新時代的生活和鬥爭的一個戲。兩個劇團的演出都得到了觀眾熱烈的歡迎。這對於工作者來講，增強了他們演出新戲的信心；對於滬劇觀眾來講，對「白毛女」這個動人的強烈的表現階級鬥爭的故事已經熟悉和熱愛了。

去年九月，在第三屆戲曲研究班裏，滬劇編導們集體看了影片「白毛女」。看了影片之後，得到了很多的啓發，覺得影片「白毛女」，在某些方面，較之歌劇本，向前發展了一步：在表現這個戲的思想主題上顯得更有力量更爲合理。它更強烈地本質地揭露和開展了農民和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使人物性格更鮮明、凸出，階級鬥爭更尖銳、深刻；並隨着有力地表現這個戲的思想主題的，是在藝術手腕上的更完美的成就。因此，編導們在滬劇編導聯誼會的主持下，在文化局戲曲改進處的幫助下，吸取影片上的優點，集體進行了第二次的「白毛女」改編工作，並由「中藝」、「上藝」、「藝華」、「英施」四個劇團同時上演了新改編本。這樣大規模的演出曾引起觀眾重大的注意，擴大了「白毛女」在廣大滬劇觀眾中的教育作用。

由於這次改編是綜合了歌劇和影片中的優點，因此在劇本上和演出上較之過去都有了一些發展的。而爲了求得這個已流傳全國、國際聞名的「白毛女」故事更豐富、完美起見，編導們所作的大胆、勇敢的嚐試和努力，應該說是更爲可貴的。但是，另一方面，這個改編本也存在很多的缺點：主要表現在它的粗糙、繁瑣和零亂，其原因，在吸取影片的優點時，沒有把電影藝術和舞台藝術（更具體地講是戲曲藝術）表現方法上的不同，加以很好的研究、區分，使它完全成爲舞台藝術（特別是戲曲藝術）自己的東西。

上海滬劇團這次對「白毛女」的重新改編、排練，就是因鑑於此而做的。針對過去改編上存在的上述的缺點，經過編導組集體討論，由李智雁等同志執筆，作了全面的修改，甚至在很多部分加以重寫，把一些粗糙、繁瑣的地方精練起來，把一些零亂的地方集中起來。這樣做的結果，使它既吸取了影片中的某些優點，又更多地保持了戲曲藝術上的風格及其特點。

二、改編滬劇「白毛女」的意義

把一個新文藝作品改編為戲曲，特別像「白毛女」這樣一個表演北方生活的新歌劇改編為南方劇種的滬劇，在保持原作風格和正確傳達原作的思想內容上，是存在着很多問題的。首先，在音樂上，原作中的樂曲是根據北方的民歌，配合劇中人每一行動的思想感情加以重寫的；而改編為滬劇，在音樂上，它僅是應用它原有的一些曲調來傳達整個戲中的思想感情，這樣，勢必不能完全符合戲的要求，甚至不能正確地表達出來。其次，以南方劇種的滬劇來表現北方生活，由於演員對北方生活習慣的不熟悉（總的講，演員對農民生活的體驗也十分缺乏），也必然會影響一個戲的演出效果的。這是放在改編「白毛女」為滬劇面前的兩個主要問題。

然而，雖然存在這樣的問題，甚至估計到很可能在演出上使原作受到若干損害，但改編「白毛女」為地方戲（包括滬劇在內）演出，還是有着它積極的嚴重的意義的。它的意義可從：（一）教育廣大戲曲觀眾、（二）戲曲改革工作從新文藝中吸取滋養、（三）豐富這樣一個已流傳全國、國際聞名的民間故事「白毛女」的創作等三方面得到說明。

廣大的戲曲觀眾大多不接觸新歌劇和影片，通過戲曲形式來介紹「白毛女」給他們，使他們不受語言不懂和藝術形式生疏的限制，也同樣能熟悉這個戲，並獲得教育，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事實證明，不能接受新歌劇和影片「白毛女」的廣大戲曲觀眾，滬劇「白毛女」很快被接受了。這也是一個普及與提高的問題。作這種普及工作，擴大新文藝作品的影響，在目前和相當長的今後是十分必要的。

在戲曲改革工作上，編導們在沒有經過很好的自我改造和足夠的生活體驗與寫作技巧時，改編新文藝作品，特別像「白毛女」這樣的在舞台上已有了很大成績的作品，用戲曲形式來表現它，一方面，使戲曲往表現工農兵的方向前進；另一方面，使編導工作者從新文藝作品中吸取滋養，來豐富自己的政治、業務修養，也是十分必要的。

用各種戲曲形式來表現「白毛女」，一方面固然很可能使原作受到某些損害，但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面，通過各劇種的演出，由於它們都有着自己優良的風格和特點，也必然會在劇本和演出上得到發展。這無疑將有助於「白毛女」這個民間故事的豐富與完美的。

三、滬劇「白毛女」與歌劇「白毛女」

滬劇「白毛女」既然綜合了歌劇與影片「白毛女」中的優點，因此，與歌劇本有了部分的不同。主要是下面四點：

一、歌劇「白毛女」的開始是楊白勞躲債，及因還不起債而被地主黃世仁迫敲手印將喜兒頂租；而滬劇「白毛女」採用了影片中的安排：楊白勞將大春熬辛吃苦砍柴掙下來的錢拿去向黃家還債時，終因地主黃世仁早已佈下了陰謀詭計，即使拿了錢去還債，還是蠻不講理地強迫他按了手印。這樣，在暴露地主的猙獰面目上是更為突出有力，把階級矛盾與迫害更深一層地揭露了出來。

二、在歌劇「白毛女」裏，大春的出走是爲了痛打狗腿穆仁智之後，無法留在家裏而離開了家鄉。滬劇「白毛女」採用了影片的安排，把大春的出走歸結在黃家對他的迫害加深和他救喜兒的未成，這樣，對大春和喜兒的關係、他們的愛情生活，有了進一步的描繪，而且較之痛打穆仁智一頓那種因激憤而引起的災難，更為合理。

三、在歌劇「白毛女」裏，喜兒逃出黃家前曾對黃世仁存在過幻想，相信黃世仁要娶她的鬼話；在滬劇「白毛女」裏，也根據影片的辦法，把這一段刪去了。這樣，在表現階級矛盾上更為明顯突出，使喜兒的性格也更加可愛。事實上像喜兒這樣一個受盡了地主迫害、凌辱的農民女兒，是不可能會對敵對的地主階級有絲毫幻想和動搖的。

四、在歌劇「白毛女」裏，喜兒所生的小孩活了下來，而在影片裏，小孩一生下來就死了。滬劇「白毛女」也採用了影片上的處理。自然，孩子是無罪的，但留着這個孩子，並不能使喜兒得到幸福，相反的，會沖淡喜兒對地主階級的仇恨。而且，爲了給大春和喜兒的愛情有一個完滿美麗的結局，影片的處理是更合乎觀眾的願望的。

由於上面這些不同，在劇本的結構上也因此有了若干的改動，但基本上還是保存着歌劇本原作的面目的。

這樣的改編是否妥當，希望領導上和同志們給我們多多的指示和幫助。這是一個大胆的嚐試，也許在某些部分，通過改編，有了一些發展，但也必然會產生新的缺點。

我們熱忱地等待着領導上和同志們的指示和幫助，使得滬劇「白毛女」的改編更豐富、完美起來。

人物表

楊白勞：五十餘歲，樸實農民。	(簡稱楊)
喜兒：十七歲，楊白勞之女。	(簡稱喜)
趙大叔：五十歲上下，楊白勞之老友，佃農，爲人熱心。	(簡稱趙)
王大嬸：五十餘歲，楊白勞緊鄰，農婦。	(簡稱嬸)
王大春：二十歲左右，王大嬸之子。	(簡稱春)
張二嬸：四十歲左右，善良婦女。	(簡稱張)
大鎖：青年農民。	(簡稱鎖)
虎子：青年農民。	(簡稱虎)
李栓：四十歲左右，佃農。	(簡稱栓)
老叻：五十歲左右，佃農。	(簡稱叻)
區長：四十歲上下，幹部。	(簡稱區)
黃世仁：三十餘歲，惡霸地主。	(簡稱黃)
黃母：五十餘歲，黃世仁之母。	(簡稱母)
穆仁智：三十餘歲，黃家賬房。	(簡稱穆)
大升：二十餘歲，黃家傭人。	(簡稱升)
紅福：十八歲，黃家使女。	(簡稱福)
紅祿：十七歲，黃家使女。	(簡稱祿)
隨從甲：三十歲左右，黃家狗腿。	(簡稱隨)
隨從乙：三十歲左右，黃家狗腿。	(簡稱隨)
入販子：四十歲左右，以販賣人口爲業者。	(簡稱販)
其他：男女農民若干人。	(簡稱農)

第一場

時：一九三五年秋季某日。

景：河北省某縣楊格村附近的田野，一片金黃色的莊稼，
橫堤旁有棵菓樹。

人：趙大叔、王大嬌、王大春、楊白勞、喜兒、黃世仁、
穆仁智、隨從甲乙。

（幕啓）正當晌午的時候，旭日當空，農民們正在忙碌地
收割，場上一片寧靜，陣陣歌聲從遠處傳來：

山連山來川連川，

黃河大水望東流，

海水也有咆哮日，

爲啥呀，窮人一世做馬牛？

（趙大叔手執趕羊的鞭子，驅着堤後的羊羣，邊唱邊
上。）

趙：（唱）

山下田地千萬畝，

千萬畝田地黃家有，

窮人流汗勤耕種，

爲啥呀，我們的收成他享受？

（王大嬌提着飯籃上）

嬌：（喊）大春！大春！（看見堤上的趙大叔）大叔！又

是你在唱啊？

趙：這種日子，不唱唱呀，真要悶死人啦！

嬌：（微笑地）大叔真是一個快活人。

趙：大嬌！窮人的身體就是本錢，日子雖然苦一點，也犯

不着！一日到夜向財主人去哭哭啼啼呀，俗語說得好：

「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

嬌：大叔講得真對……（走向堤上，向田野喊着。）

大春！大春！

（大春在田裏探出頭來）

春：來啦！（跳上橫堤，拭着汗。）

嬌：大春！楊大伯和喜兒呢？

春：（向田裏喊着）楊大伯！楊大伯！（楊白勞手持鐮刀
咳着嗽由田裏走上橫堤）大伯！我娘送飯來啦！

楊：（用手擰着腰）哦……

嬌：楊大伯！先來歇歇吧！喜兒呢？

楊：（從橫堤上走了下來）馬上就來啦！

趙：老楊哥！

楊：（親切地）老趙兄弟！是在放羊嗎？

趙：羊在後面吃草呢！

（大春站在堤上，遠遠的招呼着喜兒。）

春：（喊）喜兒！喜兒！

（喜兒在堤後高聲應着：「來啦！」）

趙：（笑向春）來啦……哈……

嬌：楊大伯！你先吃吧！

楊：大嬌！我爺因倆都在田裏，多虧你替我們做飯。

嬌：（親切地）自家人哩，客氣點啥。（對趙）大叔！你

也在此地吃一點吧！

趙：（爽直地）好……

（喜兒從田裏走了上來）

喜：大嬌！（向趙）大叔也在此地呀！

趙：喜兒！大春叫你吃飯啦！

喜：（怕羞地）大叔！你……

趙：哈……

趙：喜兒！快來吃吧！（遞一碗麵湯給喜兒）

喜：（伸手接碗）謝謝大嬸！

趙：（拉着喜兒的手，親切地。）看你這雙手，磨得這種樣子，喜兒！下趟田裏的生活就叫大春幫你做吧！

喜：大嬸！不要緊的。

春：是嘛！叫她不要到田裏去，她一定要下去，今年雖然忙一點，我同楊大伯也來得及做呀！

楊：唉！叫她在田裏學學也好！

（大嬸看見大春衣服破了，就替他脫下來補縫。）

趙：老楊哥！今年的收成，比往年好多囉，近十幾年來，難得有這樣的年成……

楊：（苦笑地）唉！老趙兄弟呀！十幾年啦，窮人就是一直沒有透過氣來。

趙：老楊哥！今年可以透一透啦！

楊：（唱「長腔」）

今年收成雖然好，

窮人還是無希望，

祇有好財主人，

千石穀子堆滿倉，

年年積欠租和賬，

看上去，一生一世還不清爽。

趙：（唱「長腔」）

到哈山，砍哈柴，

老楊哥可以心寬放。

黃家這筆閻王賬，

總有一日還清爽。

喜兒年輕有志氣，

將來一定有望。

（喜兒發現大嬸穿針線老穿不上，就把剛吃完的麵湯碗放下，跑過去從大嬸手裏把針線和大春的衣服接下來。）

喜：大嬸！我來吧！

趙：（笑望着大春和喜兒）噯！老楊哥！說句老實話……

（唱「乾板」）

我一看見大春和喜兒，

時時刻刻心裏想：

大春是刻苦耐勞人品好，

又能孝順老親娘；

喜兒是聰明伶俐又能幹，

人人稱讚是個好姑娘。

老楊哥！既然兩家都有意，

我看提早結駕鸞，

兩家人家併一家，

有照應來有商量。

（喜兒怕羞地跑開了，大春也避開一邊。）

楊：（唱「乾板」）

老趙兄弟講得對，

我們早已有商量。

大春人品我中意，

大嬸也愛我姑娘。

恨只恨黃家租子逼得緊，替喜兒做件衣裳都無法想。

趙：（唱「乾板」）

祇要孩子終身好，簡單一點也無妨。

（對春）大春！

（對喜）喜兒！

媒人讓我大叔做……

嬸：（唱「乾板」）

大叔！媒人一定請你來幫忙。

我和大伯商量過，要啥衣裳不衣裳，

但等明年開春後，

揀個日腳結成雙。

趙：（率直地）好好好！媒人準定是我。哈……（嬸、楊相對微笑，旋轉頭看看春和喜。春、喜相對無言。）

老楊哥！大嬸！我先走啦！大春！喜兒！記牢明年開春，媒人是大叔呀！哈……

（趙漸漸走上橫堤，手裏握着鞭子，嘴裏哼着：「海水也有咆哮日，爲啥呀，窮人一生做馬牛！」歌聲漸漸遠去。）

楊：（燃着旱烟，感慨地。）唉！老趙兄弟唱得真對，「海水也有咆哮日」，我們窮人……真是……

嬸：（收拾碗具）楊大伯！趙大叔常常說，窮人也要有出頭的一天的。

楊：（邊說邊上堤）到那一天呢？唉……

（楊白勞走向田裏去了）

嬸：（跑到堤邊，向楊的去處。）楊大伯！田裏生活弄好了，早一點回到屋裏來歇歇。

春：娘！我們田裏生活差不多了，你先回去吧！我還要去幫楊大伯做一歇呢！

嬸：對呀！年輕小夥子多用一點力氣不要緊，叫大伯多歇歇，我順便彎到田裏去看看。

春：噢！

嬸：喜兒！田裏生活完了，早點回來啊！

喜：噢！

（王大嬸下）

（大春見娘走後，回頭望望喜兒，正巧喜兒也在看他。喜兒急忙低下頭去，大春用鐮刀從樹上摘下一對菓子，喜兒也正好把衣服補好遞給大春。大春接過衣服，喜兒望了大春一眼，跑上橫堤，拾起鐮刀，正想下堤到田裏去……）

（遠處，一陣驟蹄聲，由遠而近。黃世仁匆匆上，賊忒嘻嘻地盯住喜兒；穆仁智帶着隨從甲乙匆匆上。）

穆：少東家！少東家！（見情形，笑着。）噢！少東家原來……嚕……

黃：老穆！這姑娘是？……

穆：是喜兒。佃戶楊白勞的姑娘。嚕……

黃：噢！是喜兒！沒有想到已經長得像大人了！（貪婪地向喜兒上下打量，一邊抽出手絹來抹着口水。）

（唱「數板」）

我看喜兒，生得登樣，不胖不瘦，不短不長。

哈人福氣，討作妻房，做人一世，才有福享，

嘿！才有福享。

（黃世仁用手去摸喜兒的臉，喜兒憤怒地摔開他，避到大春的身後。大春挺身向前。）

春：（耐不住）噤！

黃：（一驚）啊？！

春：你這樣賊頭狗腦的調戲人家姑娘，你是人還是畜牲？

黃：（惱羞成怒）啊！他媽的，你是什麼東西！想造反啦？

（黃世仁舉手打大春的耳光，反被大春一把握住，摔開。）

黃：啊！反啦！反啦！開鎗！

（隨從甲、乙，朝天開了兩鎗，喜兒急護着大春。）

（在田裏的楊白勞和走在路上的王大爺早就看見了黃世仁的舉動，急急奔過來。）

穆：老穆！這小子是啥人？

穆：他叫王大春，也是種少東家的田的。

黃：（更張牙舞爪地示意隨從）來！帶他走……

（隨從們上前欲拖春，楊見勢不妙，急奔上前。）

楊：少東家！年輕人有啥得罪你的地方，我來向你陪個不是。

黃：（耀武揚威地）楊白勞！這小子是你啥人？

楊：（望望春）是我的鄰舍，是我的鄰舍。

黃：好極了！你的胆子真不小，竟敢叫你鄰舍來頂撞我？！

楊：少東家！沒有這回事！沒有這回事！

黃：（威脅地）好！我現在不和你多講，你先拿欠我的租，借我的銅錢，還有利息，算一算，統統還給我。

哼！

楊：（詫異地）少東家！還租還債不在這個時候呀！

黃：（眼珠一彈）不可以！我要你啥時候還，你就得啥時候還。（向穆）老穆！替他算一算。

穆：（也上前央求）少東家！你就高抬貴手吧！

（隨從立即把穆推開）

楊：是呀！少東家，現在那能還呢？你看，收成還在田裏呢。求你老人家再放過一趟吧。

穆：（望了望喜兒，示意給黃。）少東家！我看老楊人倒還老實，你老人家現在要他統統還清，的確是極難事情。（故意地）嘻嘻！我來求個情，你就寬放他到今年年底再還清吧！

黃：不可以！不可以！

楊：少東家！穆先生……

穆：少東家！這一次就讓我來討個情吧！讓我來做個保，你就……（再示意給黃）嘻嘻……

黃：（眼珠一轉）哼！你做保？好啊！只要你保得了。

（對楊）楊白勞！聽見哦？既然穆先生肯替你作保，就放過你這一次，但是到今年年底，一定要還清。

清。

楊：好好！多謝少東家！多謝穆先生！

黃：（吆喝地）我們走！（帶着穆等下。但仍不斷地、賊

頭狗腦地回過頭來望喜兒。

穆：（返身對楊）噯！老楊呀！到了今年年底，不要給我做難人呀！

楊：穆先生！我一定想辦法把今年的租，還有一年的利息，到今年年底還清。

穆：（鼻子裏應了一聲）噯！……（急下）

（驢車聲漸漸遠去）

春：（憤憤地）畜牲！

楊：（一想之後，着急起來。）年底！……唉！年底又怎麼辦呢？

喜：爹！

嬌：（安慰地）楊大伯！你不要着急，趙大叔講過，「到啥山，砍啥柴」，我們大家來想想辦法吧！

楊：（沉重地，自言自語。）大嬌雖然說得對，可是今年的收成，還了租，又拿啥去還舊債呵！

春：（唱「緊乾板」）

大伯不必心裏急，

大春上山砍柴賣。

楊：（唱「緊乾板」）

此地樹木黃家有，
不許窮人來砍柴。

春：（唱「緊乾板」）

此地樹木不能砍，

大春跑出十里外，
翻過山，越過嶺，
荒山野地砍野柴。

喜：（唱「緊乾板」）

我跟大春一道去，
任何困難都不怕，
熬辛吃苦到年底，
還清黃家閻王債。

還清黃家閻王債。

嬌：（唱「緊乾板」）

大嬌也能幫助你，
紡點粗紗上街賣。

窮人也有急辦法，
拚拚湊湊還清債。

（白）楊大伯！大家一道熬過這一關吧！

楊：（沉思一下，自言自語地）讓大春、喜兒去砍野柴；大嬌紡粗紗來幫我忙；我自己磨磨豆腐……（感到有些希望）對！大家一道來熬過這一關吧！……

（燈漸暗，幕漸落。）

第二場

時：離第一場的四月後，農曆大除夕。

景：城郊，二道幕外，路旁枯樹數枝。

人：穆仁智、楊白勞、王大春。

（幕啓）北風甚緊，天將下雪，穆仁智肩上搭着搭連袋，手裏提着燈籠上。燈籠上有「積善堂黃」字樣。

穆：（唱「數板」）

今朝大年三十夜，
家家戶戶過年忙。
我，穆仁智，

是黃家賬房，

看見財主篤篤拜，

看見佃戶踢半旁。

今朝東家吩咐我，

楊白勞屋裏跑一趟，

討債還是「帶頭戲」，

另外爲了事一椿，

東家定下妙算計，

楊白勞一定會上當，

嗨！會上當。

（穆大搖大擺地下）

（風括得更緊，雪花飄着。楊白勞肩挑着空豆腐担上。）

楊：（唱「陽血」）

十里風雪一片白，

黃家還債跑一垛。

（幕裏大春在高喊着：「楊大伯！楊大伯！」楊聞聲旋轉頭，望見大春手裏拿着扁担，急急奔來。）

春：（一面喘氣，一面笑嘻嘻地。）楊大伯！豆腐賣完了嗎？

嗎？

楊：大春！賣完了。我正想到黃家去一趟，省得他們派人上門來討債。

春：（摸出了一個錢包給楊）大伯！一些零碎銅鈔，是我

剛剛賣柴賣下來的，你拿去，不夠的時候也好湊湊。

楊：大春！這四個月來，辛苦了你們娘倆了，大年三十，你還去砍柴，（感動地）真是……

春：大伯！不要這樣，這一點辛苦算得了啥，還了黃家的

債，大家都高興囉。這點零碎銅鈔你還是拿去罷！

楊：不！我已經湊齊了，好得今年的租子已經繳過了，只

少一筆利息，我現在已經湊了六塊半，頂上今年的利

息，足夠啦！這銅鈔你留着過年用吧！

春：（想了一想）大伯！那末我再到鎮上去買點肉來，包

頓餃子吃，大家快快活活過個年……

楊：（望着天）風雪這樣大，我看不必了吧！

春：（天真地）不要緊，大伯！你的豆腐担讓我給你帶回

去吧！

楊：好好……（想起）噢！大春！（從袋中摸出一個紙包

給春）你給我這包紅頭繩帶回去給喜兒，你對她講，我還了債就回來。

春：好！那末你早點回來，我們等着你吃餃子！（接過空

豆腐担匆匆下）

（穆仁智上，老遠就看見了楊。）

穆：（高喊）老楊！（楊站住）（走近）

老楊！你上那裏去了？害我尋到你屋裏，你屋裏怎麼

一個人都沒有？

楊：唔！穆先生！尋我有啥事情？

穆：老楊！你怎麼忘記了，我給你做的保？

楊：噢！我怎麼會忘記呢，我是要到黃家去啊！

穆：（出乎意料，頓吃一驚。）噢！去還債嗎？

楊：是啊！

穆：（帶點失望、惱怒）那末好，走吧！

（幕急下）

第三場

時：緊接前場。

景：黃家客廳的偏房，賬桌上燃着高台紅燭，並有一疊疊的賬簿，以及算盤、文房四寶，另一旁屏風下有一張披着虎皮的靠背椅子。

人：黃世仁、大升、穆仁智、楊白勞、隨從甲乙。

（幕啓）幕後一片歡笑、猜拳聲，相夾着隱隱約約的過年鑼鼓聲。

黃世仁帶着微醉的怪相由幕內大搖大擺地踱了出來，一面用牙籤剔着牙齒。

黃：（唱「跳板」）

花天酒地過年夜，

廳前堂後笑哈哈。

黃糧穀子滿倉屋，

獨霸一方算黃家。

（向內高喊）來人啊！

（大升端了茶杯、手巾上）

升：（打扞）少東家！（遞茶及手巾）

黃：（鼻聲答應）嗯！（用茶嗽口）大升！你先下去，對

老太太講，我有些頭痛，請老太太陪陪客人。

升：是！（下）

（幕裏穆仁智的聲音：「老楊！你在外面等一等。」說着就上。）

穆：（向黃打扞）少東家！老楊來啦！

黃：噢！叫他進來。

穆：（鬼鬼祟祟地）噯！我說少東家！雖然老楊來了，可是你要另外出主意啊！

黃：（驚奇）噢！爲啥？

穆：（輕聲）老楊今朝來，有了準備啦！

黃：（急問）莫非他帶了銅鈔來還債？

穆：噫！

黃：（眼珠一轉）老穆！有辦法……（耳語了一陣）不下一點辣手是不成功的。

穆：（會意）對對！

黃：那末現在就叫他進來。（坐在賬桌上，架子十足地亂翻賬簿。）

穆：是！……（走到門口招呼楊）老楊！來來來，跟我進來見少東家。

（楊白勞很拘謹地隨着穆仁智上）

黃：（假客氣）老楊！請坐啊！怎麼樣，今朝是大年三十夜，屋裏年貨備好哦？

楊：少東家！窮人不能和財主人比，不瞞你說，已經好幾天不動烟火啦！

穆：老楊！何必在此哭窮呢？少東家不是外頭人，難道還不明白嗎？

黃：是啊！你屋裏不寬裕我一向曉得，但是今年的收成還

不差啊！

楊：（很苦悶的應了一句）噫！今年的年成是比往年好一點。

黃：所以特地叫穆先生請你來，你欠我的租子、銅鈔，還

有利息……又要麻煩你啦！（翻賬簿）老楊！你種我

五畝地，去年欠存賬五斗租，今年的租你雖然繳過，但是還有一斗七升半零頭，沒有結過……。

穆：（急忙亂撥算盤珠，嘴裏唸着數目。）五加五，二五得十……

黃：還有你欠我的銅錫，你總記得。我爹在世的時候，你老婆死，買棺材借大洋五元；前年你有病，又來借一元半，從來沒有還清過。當時講明五分利，利上加利，一共是……（向穆暗示）

穆：（會意，亂撥算盤珠。）噢噢！利上加利，一共是七十四十九，九退一還一，一共是大洋二十五元五角，租子一石五斗。（向楊）是哦？

楊：（頓吃一驚）啊！……（自語）利上加利？（呆住）

黃：（得意地）怎麼樣？老楊！統統帶來了嗎？

穆：（故意地）少東家！剛剛我到老楊屋裏去，他本來是要到此地來還債啊！

黃：噢！那好呀！老楊！就請拿出來吧！

楊：（把布包裏的錢拿出來，由穆遞給黃。）

黃：（點數目）啊！只有六元半！

楊：六元半來付利息總差不多啦……。

黃：（把錢向桌上一丟，陰險地。）老楊！你弄錯了，單還利息，那有這樣便宜的事啊？

楊：少東家！那末你的意思是要我……

黃：要你本利一道還清。（給賬簿他看）你看，黑筆落在白紙上，今天是大年三十夜，這筆賬非還不可。你要是如數帶來，當面交清，立刻拿賬一筆勾清；要是沒有帶來，趕快趁早去想辦法。

楊：少東家！你以前也沒有說明要我本利一道還清，現在要我如數還清，我啥地方來的錢呢？

黃：（帶着猙獰的笑）或者煩勞穆先生陪你到外面去想想法子呀！……

穆：（搶言）對呀！假使要我跑腿，我倒亦情願。老楊！怎麼樣？

楊：少東家！我這個窮老頭子，又沒有高門親友，如今叫我到啥地方去想辦法。就是這六元半洋錫，窮人已經是不容易掙來的呀！少東家！你就原諒點吧！

黃：（唱「三角板」）

有錢走遍天下路，

無錢寸步都難跑。

要我原諒極容易，

現在倒有路一條。

楊：（急問）是什麼路呀？少東家！

黃：（陰笑）這條路末……（示意穆）

穆：（趁勢）——（唱「三角板」）

老楊！打開天窗說亮話，

這條道路非常好，

只要把喜兒作抵押，

所有欠債一筆勾消。

楊：（如晴天霹靂）啊！……

黃：（陰笑）嗯……

穆：老楊！少東家特別開恩，你懂哦？

楊：（唱「快板」）

猛聽得，要將喜兒來抵押，

好比是，冷水澆我頭頂心。

欠你債，還你債，

要我喜兒不答應！

黃：（唱「三角板」）

廢話叫你少要說，

快將主意來打定，

有鈔就把債務還，

無鈔就把喜兒送進黃家門。

楊：（惶恐地）不！……不能啊！……不能啊！

黃：（威脅地）嗯？

穆：（奴才相）噯！老楊！少東家是一片好心，完全是在

爲你打算呀！你倒反轉來想想，喜兒到此地黃府裏

來，還不是享福嗎？以後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

羅綢緞，衣來伸手，飯來開口，總要比跟你這個沒

有出息的窮爺要好得多啦！我看你不要三心兩意，這

是一舉兩得，真是何樂而不爲呢？

楊：（斷續地）少東家！穆先生！喜兒……是我的命啊！

……孤老頭子……帶她大不容易啊！……你們看……

我這把年紀，我實在不能離開她呀！……

黃：（掙掙）哼！少廢話。現在兩條路讓你自已揀，還是

交人，還是還賬？

穆：老楊！你想想，到底那一樁合算？

楊：（發抖）我！我拚了這條老命，也不能把喜兒抵押

啊！

黃：（其勢汹汹）老穆！不要對他多嚼嘴，趕快寫張文

書，叫他明朝送人來！（怒下）

楊：（奔去攔住黃）少東家！少東家！你不能這樣做……

黃：去！（把楊推開，揚長入內。）

穆：（去拉楊）噯！算了吧！等我把文書寫好，你來打個

手印，事情不是就完了嗎？

楊：（狂呼）你們不能這樣做……

（唱「快板」）

要打手印不答應，

不能將我喜兒交。

我佃戶做了一輩子，

如此收場想不到。

我一生只有一個獨養囡。

離開喜兒我活不了。

穆：（唱「快三角板」）

管你活得了來活不了，

欠了租賬總要交。

這條法律黃家訂，

勸你還是識相好。

啥人叫你欠了債，

啥人叫你窮到老？

楊：（氣憤地）好！……我……我和你們一道尋個地方去

評理……（欲衝出去）

穆：站住！……評理？……嘿！……口氣倒不小哇！啥地

方去評理？老實告訴你，縣長是少東家的親眷，此地

就是衙門，你再到啥地方評理？簡直在做夢！

楊：難道這世界就是你們的嗎？

穆：老楊啊！不要再糊塗啦！臂膀碰不過大腿，鵝蛋鬥不

過石頭，難道你不懂嗎？我看還是少找點麻煩吧，在文書上打個手印，就保險你過太平日子。（自顧寫文書）

楊：（半求半阻地）穆先生！……你……你……

（黃由內急上）

黃：（氣汹汹）噯！你想怎麼樣？楊白勞！我告訴你，今天你答應是答應，不答應，也要答應。（對穆）老穆！文書寫好，叫他打手印！

楊：啊……（迷惘）

穆：（已把文書寫好）少東家！我來唸一遍你聽：「立約人楊白勞，因欠東家租子一石五斗，大洋十九元，因家窮無力償還，願將親生女兒賣給黃家，以人頂債，兩相情願，決不翻悔，空口無憑，立約為證。立約人黃世仁、楊白勞，中人穆仁智。」好啦！老楊！說話為空，落筆為實。來來來，打個手印吧！

楊：（向穆）穆先生！不能！不能！……（奔向黃）少東家！我不能打！我不能打呀！

黃：（威脅地）你不打？好！老穆！快叫劉三把他抓起來，送到縣衙門去！

穆：（做好歹地）老楊！識相點吧！……（急去拉楊的手）來來來，快來打個手印算啦……（強拉楊打手印）

楊：（看見自己的手指上的墨跡，驚惶而無力）啊！……（倒地）

穆：（陰笑）嘿嘿嘿！一個手印，還了幾十年的賬。（把文書給黃）

黃：（示意穆，叫他去摸摸楊，是否死去。）

穆：（以手摸楊的呼吸）還好！還有氣。

黃：（蹲笑）楊白勞！可以同去啦，不要登在此地裝死。（拉穆，輕聲地。）噯！老穆！明朝一早多帶幾個人去，不要給他賴了，當心落個人財兩空。

穆：噫！

黃：哼！殺不了窮漢，當不了富翁，弄不了楊白勞，就得不到喜兒。來人啊！（隨從甲、乙急上）

黃：把他拖出去！

甲乙：噫！（架起楊往外拖）

（幕急下）

第四場

時：緊接前一場。

景：黃家大牆門外。

人：楊白勞、趙大叔。

（幕啓）風雪交加，楊白勞敲了一陣黃家大牆門的門環，倒在地上又爬起。

楊：（唱「離魂調」）

老天殺人不用刀，真可惱，

徧徧殺我，窮老頭子，楊白勞。

喜兒是我好寶貝，難離開，

正月初三，她與大春，配成對。

（夾白）黃世仁啊！

惡賊！寧可要我命，要我命！

奪我喜兒，奪我喜兒，我不答應！

（楊使足勁道，預備用全身去撞門，可是一陣風雪，